

《曼陀罗译丛》总序

林贤治

说到翻译，自然会想起鲁迅。

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犹如“盗天火”虽然本意在“煮自己的肉”，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瞩目的火光；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亦即所谓“偷运军火”罢？至于文学作品，所译除了俄国，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选择的作家，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甚至有意避开“大师”——事实上，贩卖“大师”者大有人在。他走着自以为“最平正的道路”，用文艺来沟通人类，使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他提倡“硬译”，简直唱独角戏，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

士的讥诮，而以为愚拙。然而，他的目的，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思虑是更广远的。

战争，运动，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可谓世易时移了。今天，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好像一切都变得“商品化”起来，其中包括文学翻译。一部古典名著，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重译未尝不好，无奈粗劣得可以。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而色情，暴力，迷信，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日见挤轧于书肆。细究起来，这也原不足怪的。正如火药，有用以开路者，有用以搏击者，但也有用来做爆竹，放焰火者。同为翻译，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时候便想：鲁迅当年开的路，究竟是个人走的呢，抑且给后人走的呢？他如此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先生的足迹之后，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这就不免叫人生疑了。

在有限的接触中，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这几年更见其窄，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纯文学”上面。80年代中期，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专业”里去，唯恐“思想”这东西最终危及“文体”的正宗地位。于是，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的体裁、技法和风格。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在这里，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

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因为只有它，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在此之前，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至于思想，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真正的美学，是思想的对象化；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我不懂弄翻译，不能做章句的推敲。但是，凭着普通的中国人的良知，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这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这样也就不惮谄陋，自动承担起邀约，催促，收集，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散文与人》时许下的初衷未改：做一个“拾柴人”。只要有火燃着——这是私下所愿望的。

作为一套译丛，而终未以火命名者，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曼陀罗”。心想：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罢。

1997 年 1 月

目
录

《曼陀罗译丛》总序	1
不合时宜的思想	7
附：高尔基致列宁的五封信	256
译后记	268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①，俄历 1917 年 4 月 21 日 公历 5 月 4 日^②，第 3 期）

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理和实情^③。

但是，说出真理和实情，这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一门艺术 因为真理和实情是最“纯粹的”与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没有联系的，是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们利用，而且是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的。这就是“纯粹的”真理和实情的该死的特征，但同时对我们来说这种真理和实情又是最好的，最必需的。

让我们来谈谈德国人的兽行的实情吧。我希望德国士兵野蛮对待俄国、法国、英国士兵以及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和平居民的事实是确凿的。

我有权希望这些事实是不容置疑，无法辩驳的，正如俄国人在斯莫尔贡^④、在加里西亚^⑤各城市所施的兽行一样。我不否认德国人所采用的可恶的杀戮人的手段在杀人事业中是空前的。我不能否认，德国人对待俄国战俘的态度是十分卑鄙的，因为我知道，当年旧俄罗斯政权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同样是卑鄙的。

这一切就是实情，都是战争创造的实情。在战争中必须尽可能多地杀人——这就是战争的无耻逻辑。在打架斗殴中暴行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看见过孩子们在大街上怎样残酷地殴斗吗？

“纯粹的”真理和实情告诉我们，兽行是人们所固有的一种特性，一种即使在平时时期（如果地球上还有平时时期的话）人们也不陌生的特性。让我们回想一下，心地善良的俄国人是怎样把钉子钉进基辅、基希涅夫和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的头颅里^⑥；1906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是怎样把自己的同事活活地投进锅炉，用开水去煮；狱卒们是怎样丧心病狂地折磨犯人的；黑帮分子^⑦们是怎样撕裂年轻的女革命者们的身体，把一根根木棍塞进她们的阴户；再让我们回想一下1906—1908年间所有的血淋淋的无耻行径吧。

我不是在把德国人的兽行同全人类的，包括俄国人的兽行相提并论；我不过是想利用言论自由来谈谈今天的真相，谈谈战争创造的实情，谈谈那对于一切时代都极为重要的，真正“比太阳还要明亮的”“纯粹的”真理和实情，尽管它对于我们来说常常是既可悲又可气。

当我们谴责一个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这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纯粹的”真理和实情，因为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对真相的追求，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道德要求的明证。

注 释

《新生活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杂志作家办的日报。1917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1918年6月12日在彼得格勒出版。高尔基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俄国在1918年2月14日前使用俄历后改用公历。公历的日期比俄历早13天。如公历1917年5月4日为俄历1917年4月21日。本书中在每篇文章的序号后的圆括号内先标出该文发表的俄历的时间，后在尖括号内标出公历的时间。为简捷计，如公历时间中的年、月与俄历相同，则不再重复。

俄文的“правда”一词有真理、真实、真相、真实情况等多种意义。本书中根据上下文译作真理、实情或真实、真理、实情、实际情况等。

斯莫尔贡——白俄罗斯西部城市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地曾有大规模军事冲突。

加里西亚——历史地名，包括今乌克兰西部和波兰的东部一些地区。1914年8月至9月间奥匈帝国的军队和俄军在这一带交战。奥匈军

队被击败，损失兵力 32.6 万人 其中约有 10 万人被俘；俄军损失 23 万人。

⑥指 1905 年 10 月在基辅，1908 年 4 月在基希涅夫发生的抢掠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⑦黑帮分子——1905—1917 年间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保皇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等的成员及镇压 1905—1907 年革命运动的“黑色百人团”武装匪帮的参加者。

2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4 月 22 日（公历 5 月 5 日 第 4 期）

数千万健康的，劳动能力最强的人们，被迫脱离了生活的伟大事业——发展我们这个世界的生产力，而被派去互相残杀。

他们成天躲藏在泥坑里，冒着雨雪，在肮脏和拥挤中生活，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被寄生虫叮咬啮噬，他们就像一群野兽般生活着，恶狠狠地相互仇视着，伺机要杀死对方。

在陆地上，在海洋里，到处都在杀人，每天都要杀戮成百上千我们星球上最文明的人，正是这些人创造了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欧洲文化。

几千个村庄，几十座城市被摧毁了；许多代人上百

年的劳动成果被消灭了；森林被烧光，砍光；道路被破坏；桥梁被炸掉；人们用顽强艰苦的劳动创造出的大地的珍宝化成了灰烬。肥沃的土地被各种地雷和炮弹所毁坏，一条条战壕又把一片片沃土弄得坎坷不平、满目疮痍，而最后裸露在外的已是贫瘠的土层了。整个大地被一堆堆无辜被杀者的腐烂尸体糟踏得面目全非，丑陋不堪。强奸妇女、戕害儿童——没有什么卑鄙事是战争所不允许的，没有什么罪行不曾得到战争的辩护。

我们在血腥的恶梦中生活了三个年头，我们变得野蛮了，疯狂了。艺术在鼓动人们对血腥屠杀，对肆意破坏的渴望；科学受到军国主义的强奸而在驯服地为大规模杀人服务。

这场战争是欧洲的自杀！

想一想吧，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健康的、善于卓越思考的头脑被抛掷在肮脏的土地上，有多少颗敏感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场毫无意义的人杀人，这场对人类伟大劳动成果的毁灭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损失——绝不是这样！

成千上万肢体残缺的士兵们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仇敌。他们在讲述战争故事时将把自己的仇恨传给他们的孩子，三年中，这些孩子每日每时都受着恐怖印象的教育。这几年中在我们的大地上已经播下了许多仇恨的种子，它们将会迅速地发芽成长！

要知道很早以前有人就曾明白无误地对我们讲过

人们的兄弟情义、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在这场恶毒的骗局中到底谁有罪呢？谁又是制造血腥混战的罪魁祸首呢？

我们不该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寻找罪人。应当指出这样一个沉痛的事实：在这场罪行中我们都有罪，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有。

让我们暂且来假设一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一些有理智的、真诚追求美好生活并相信自己的创造力的人，譬如，如果我们，俄罗斯人，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需要开掘里加—赫尔松运河，把波罗的海和黑海联结起来，这可是当年彼得大帝憧憬过的大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几百万人送去屠杀，而把其中一部分人派去完成这项国家和全体人民都需要的工程。我坚信，那么在三年战争中丧生的人们，一定能够在此期间使我国的数千平方公里的沼泽得以排干；一定能够使荒芜的草原和荒漠得以灌溉；一定能够使乌拉尔以东的河流和卡马河连通成网；一定能够修筑一条穿越高加索山脉的道路，并能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成就一系列丰功伟绩。

但是我们却在杀戮几百万生命，把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耗于屠杀和破坏。人们制造出大量异常昂贵的炸药，这些炸药在毁灭几十万人的同时，也随硝烟在空中的消散而无影无踪。爆炸了的炮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堆废铜烂铁，将来我们还可以慢慢地用它们制造铁钉，而所有这些炸药，无论是老式的炸药，还是二硝基甲苯，确实会在顷刻间将国家的财富化成一阵风。

我在这里要讲的不仅是浪费几十亿卢布的问题，而是那些被贪婪愚蠢的怪兽所无谓戕害的千百万人的生命。

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一股令人颤栗的绝望之情就会压抑着你的心灵，而你真想对着人们怒吼一声：

“不幸的人们，怜惜一下自己吧！”

3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5 月 6 日（公历 19 日 第 16 期））

不久前一位小说家哀叹俄国革命没有浪漫主义精神^①，俄国革命没有造就出特鲁安·德·梅利库尔^②，没有推出一批英雄人物，一批杰出的人。

我们可以说，之所以没有出现特鲁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攻打巴士底狱。^③假如我们也攻打巴士底狱，我想，仅仅在 5 万彼得格勒^④的“卖春女”中也许就能找出许多女英雄。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英雄人物始终不多，如果不算我们自己蹩脚杜撰出来的英雄——苏萨宁^⑤、商人伊戈尔金^⑥、救过彼得大帝的士兵^⑦、库齐玛·克留奇科夫^⑧和其他那些所谓武夫英雄的话。

自然，人们在争论时，可能会忘记那些精神勇士，